

1 愛綴路的

王秀容

「啥人欲綴喔？」阿公準備欲出門囉。伊刁工喝欲予我聽的，因為兄姊攏大漢無欲綴矣，毋過我閣足愛綴呢！定定佇門口耍甲一半，影著阿公欲出去，就隨喝講：「我欲佢阮阿公來去矣，後擺才耍。」因仔伴攏嘛隨應講：「愛綴路的。」

有通食、有通耍，我母才會想欲綴。佇「生食都無夠，哪有通曝乾」的因仔時代，若會當啖著四秀仔，袂輸猴山仔食著弓蕉咧，樂暢的感覺，到今想著猶閣會偷笑。

是食啥物好料的咧？上豐沛的就是去食一碗五籊銀的撻仔麵。彼塊囷佇中央的肉柿仔，攏留甲規碗囷了，才用湯匙仔共撈入去喙裡含咧，毋甘隨哺哺吞吞落去。阿公撈錢咧納數的時，我綴佇伊尻川後，全心全意咧軟彼塊肉的汁，足甜的呢！莫怪到這馬，去到佢都愛食撻仔麵，連去飯店食包肥的『buffet』，嘛會先來一碗。人攏笑我無彩錢，黝我講「哪閣有法度通食別項咧？」個毋捌啦！撻仔麵食落去，心情好，脾土開，顛倒食較濟！

我嘛誠愛綴阿公去漢藥店。定定有人來厝裡揣阿公討藥單，隔轉工伊就會去攸藥仔。遐會當看著足特別的物件，像龜啦、驚啦、海馬啦，閣藥頭仔逐款攏有名，我坐佇邊

仔一下仔看動物，一下仔看植物，一下仔認藥格仔頂的字，袂輸咧逛博物館咧，足趣味的。頭家驚我等久會囉，逐擺阮尻川才頓好，伊隨捎兩包宋陳予我窒喙空。酸微仔酸微，我會共含佇喙裡閣用舌共輾來輾去，袂輸擱煙腸的珠仔台，足好耍呢！個若講傷久，頭家閣會補我兩包，我攏儉轉去分兄姊食。

我上愛綴阿公坐市區的去辦代誌，因為車牌仔遐挂好有一間簍仔店，阿公會買一包牛奶糖仔予我。我共當做寶貝全款袋佇橐袋仔，閣定定去摸看有落去無。一包十二粒，坐去閣坐轉來，我攏算好好，食甲賭六粒，轉去挂好兄姊一人食兩粒。

逐擺，我提出來分個食，免品，嘛足奢颺。個食甲足歡喜，毋過會笑笑窮分講，個古早綴有著，煞無通食，講我這個愛綴路的有影較好命！

2 愛會記得恁我轉來喔

鍾育紋

有一个下晝，阮大伯來招我去看個兜的豬仔囡，我講豬牢臭臭，無愛去。伊煞一直共我噠，講豬牢今仔清過，袂臭啦！拄出世的豬仔囡佢古錐拄佢古錐咧，閣講我會使佇邊仔看個軟奶，提 hòo-sù 管共個濃身軀，嘛會當予我抱起來摸個的毛，猶閣會使看豬仔囡躑過豬牢邊仔的細个空，走去後埕彼搭逗逗……。聽伊講甲喙角全泡，我彼當陣干焦讀國校仔一二年仔，一漢仔疔哪會堪得予人按呢噠？不而過，補習班的車連鞭就欲來載我去上課矣！雖然毋情願嘛是愛另工才去。

隔兩工，有一个房頭仔內的阿伯來阮兜食茶，講伊小等咧欲去阮大伯遐，彼工的宿題拄好寫好矣，阿爸佢阿母答應予我綴伊去。我就佢彼个阿伯講好勢，叫伊著愛會記得共我載轉來才會使喔！我歡喜甲喙笑目笑，啊！豬仔囡，我來矣！

叔伯阿兄看我去到個兜，就隨共我牽咧，親像導遊全款，恁我去覘個兜的豬牢。彼幾隻仔豬仔囡就若像大伯講的，古錐甲予我佇豬牢看規點鐘久都袂瘡。尾仔轉去大伯個廳裡的時，大人做個咧開講，我佇邊仔煞一直咧哈唏。大人講：「囡仔人下晝無睏擋袂牢啦！小睏一下無要緊。」

我真正傷過愛睏，嘛想講阿伯若欲轉去，就會共我叫精神，無一睏仔，我就睏甲毋知人矣。啥人知影我一下醒，阿伯煞先轉去矣。我氣甲那吼那罵：「講話無準算！清彩騙囡仔！」

大姆共我安慰講：「無啦！阿伯有先敲電話予恁老爸啦！叫伊送貨的時陣才幹過來載你轉去。」毋過我起毛猶是真糗，共伊當做是白賊七仔，就按呢，決定以後無愛閣佢伊講話矣！

無幾日仔，阿伯又閣來阮兜食茶，聽逐个講彼工我哭甲真忝，就好禮仔共我會失禮。只不過彼陣我猶細漢，腹腸無遐爾闊，毋管阮序大人按怎苦勸，自彼站開始，我就無愛閣佢伊相借問矣！一直到我讀國中蹣學寮的時，規禮拜才有法度轉去厝裡一擺，閱足久才閣看著伊，我毋才開始閣再叫伊一聲「阿伯」！

4 阿爸的向望

程惠如

見擺若聽著阿公阿媽綴因仔咧講華語，阮老爸就愧頭兼楚楚唸：「哎，天地顛倒反囉！」

二叔結婚了後就蹣臺北，逐冬個轉來庄跔過年，阿爸就共二叔講：「咱毋是外省人，是按怎無愛教因仔講母語？」二叔攏笑笑仔講，按呢後擺因仔讀冊較省對頭學華語。阿爸就會講：「按呢就毋著矣，你是叫咱阿母莫佢個遮的臺北孫講話喔？」就因為二叔無聽阿爸的話，才會阿媽見擺看著遐的孫，就干焦會當叫佢的名，喝個食飯，賸的就無才調講矣。叔伯小弟嘛干焦會當對阿媽慇慇仔笑，媽孫仔煞袂親。

個讀小學四、五年的時，二叔佢二孀為著生理愛去美國出張十工，拜託阿媽去臺北鬥顧孫，共個款內底。有一工欲暗仔，阿爸接著阿媽對臺北敲來的電話：「阿木仔，你敢會當佢阿維講一下仔電話咧，我聽無個咧講啥？我問佢兩個敢欲食炒卵飯？佢一直愧頭，喝無愛，講欲食啥物『蛋炒換』啦！講到尾仔氣怱怱，叫我敲電話問你。」阿爸共阿媽講個講的就是炒卵飯，嘛共小弟講阿媽有歲矣，去照顧個誠忝，愛乖乖聽話袂當烏白使性地。二叔對美國轉來了後，阿爸就共二叔教示，講就是因為伊無教因仔臺灣話，

阿媽去臺北才會予遮的孫凌治，論真講起來，有影不孝。毋過，尾仔毋是二叔無欲教，是叔伯小弟講，臺灣話誠做無想欲學，按怎姑情都無效。

代誌毋是按呢就煞尾矣。大學畢業了後，兩個小弟綴二叔做藥仔生理，個接接的客戶攏是醫生。想袂到佇臺北所在，醫生人煞全全講臺灣話的，個做生理定定踢著鐵枋。有醫生因為個袂曉講臺灣話，就無愛佢個做生理。久來，袂堪得定按呢，翻頭怨嘆二叔佇個細漢的時無教個母語，害個生理做甲遮艱苦，食甲欲三十才來學母語。

凡勢是按呢，阮阿爸的孫逐個都攏會曉講母語。阿爸講：「若是佢一个袂曉臺灣話的，伊就無欲認伊做孫。」好佳哉，阮攏知影阿爸的向望，無予伊失望。